

1931年5月22日,申报广告栏刊登了一则火柴盒大小的广告:说是南市紫霞路68号有一间客房出租,希望租客是一个读书人。于是,第二天就有一对夫妻前来签约,第三天那位名叫林复的男子就带着妻子搬了进来。而林复就是被国民政府悬赏2万大洋通缉的所谓共产党要犯瞿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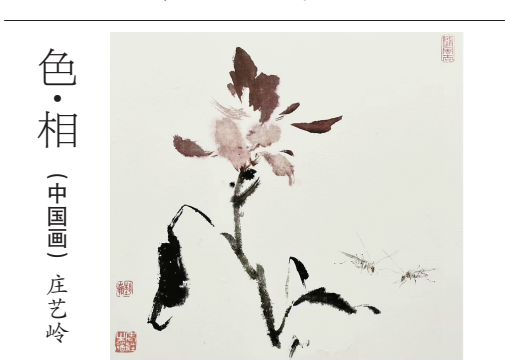
顾顺章叛变后,遭受王明一伙打压,搬到西西路(今延安西路)贫民窟的瞿秋白突然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说是党中央内部出了大事让他立即搬家。当晚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搬到杨的亲戚处过了一晚,然后又搬到愚园路树德里沈雁冰即茅盾家里。茅盾家虽为宽敞,但仅为一个三层楼的大统间,一间房住两家人颇为不便,更要命的是茅盾家访客颇多,一旦来人连怎么躲、躲哪儿都是问题。这一天冯雪峰来茅盾家,瞿秋白对他讲,中央已同意我请假一段时间搞创作,你是否能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住所,能够居住较长一段时间。冯雪峰不予假思索地回答有呀!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段。

紫霞路68号谢宅,是谢旦如的私宅,他写诗时又用澹如。谢旦如1904年生,福建人。谢家世代经商,家境殷实。到谢旦如时,他经营着一个很大的钱庄。但他志不在经商,1924年他在在自家钱庄里打工的好友应修人的介绍下,加入了由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等发起的“湖畔诗社”,以诗会友,结识了许多左翼诗人朋友。为了出书方便,他出钱开了好几家书店,还在四川路上的公益书店楼上,秘密开了家小型印刷厂。左翼五烈士牺牲后,刊登鲁

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微文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就是由这个印刷厂印制的,并由公益书店发行。几乎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一人承担。这需要有何等的勇气和担当!当冯雪峰向他提出,有一个被当局通缉的共产党员需要在他家避难几个月时,谢旦如一口答应了下来。

紫霞路68号地处华界,靠近黄浦江老码头天主堂附近,闹中取静。68号是一个很大的三开间三进的石库门院落,打开大门,有三排住房三个天井,头排是会客厅饭店,二排主要是书房和客房,三排才是主人的卧室。此刻谢旦如父亲已去世多年,当家的是他的老母亲。谢旦如回家以后只对自己的夫人钱云锦说,自己一个文友林先生身体欠佳,想到我家住上一阵子。然后两人一块儿去见老妈,对她讲想把客房租了,挣点零花钱。老妈想,自己家从不缺钱,但儿子要这么干总有他的道理,便答应了。谢旦如起草了租房启事登在申报上。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合理合法,化名林复的瞿秋白夫妇就住了进来。

从局促逼仄的大西路搬到宽敞明亮的紫霞路,瞿秋白夫妇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东厢房东南两边的窗明亮宽敞,太阳好的时候,阳光能晒到半个屋子;而西厢房一可多册藏书再加上现当代的书刊,让瞿秋白和杨之华如入宝山。多年后钱云锦在回忆



夏天最有情趣的事情就是人们开始盖着满天星星睡院里了,一直睡到秋风起露水凉。

天近黄昏,大人还没从地里回来,孩子们就开始扫地铺床。找一块又瓷又光的地场儿,扫净尘土和草末子,把靠在墙根儿晒了一天的稿荐连抱带拖拉过来铺上,摊上席,有枕头的放两个枕头,没枕头搬两块还往稿荐下面一垫,扔两床刚从棉套上揭下来的被里子,就是一张床。

说是夏天,其实睡在院里,后半夜得盖被子,可谁都愿意早早地挪出来睡。虽说破墙陋院,冬日里贼雪只往屋里钻,七尺高的檐墙还是太低,整座房屋,只有两扇猫眼似的木格儿小窗户,透进去的光亮照不到后墙上。一大家子人挤在里面,还有鸡呀羊啊什么的,那味道可想而知。所以,一听见茶鸡儿叫,孩子们就开始嚷嚷着睡院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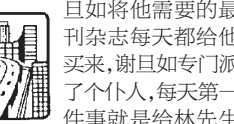
男人们扎堆儿睡打麦场,女人和孩子就睡在自家门前。有院墙的人家很少,这一家和那一家各自住在祖

一个普通市民的担当

吴基民

这段情景时写道:不久瞿秋白进了书房乐而忘返,杨之华也是满心喜悦,她进了书房,一天也出不来。一日三餐,他们两家都是在一起吃的。秋白喜欢聚会,而大伙儿都喜欢边吃边听他说。秋白也喜欢听收音机,谢旦如让仆人再去买了一部放在他的屋子里。杨之华回来以后,瞿秋白曾多次说,住在谢旦如家里的日子是他一生中平静,最安逸、最舒心的日子。

除了冯雪峰,党内任何人都没来看过。瞿秋白是个战士是个学者,他让谢旦如将他需要的最



刊杂志每天都给他买来,谢旦如专门派了个仆人,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给林先生买这些书刊。瞿秋白伏案疾书,在谢家一年零七个月的日子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文章及译作,分别编入杂文集《乱弹及其它》、论文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以及《海上述林》等,成为名副其实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指导者。

这一日上午,冯雪峰兴致勃勃又颇带神秘地来到谢家对瞿秋白讲,说是要带他去见一位朋友。仆

人给他们雇了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穿过小半个上海来到四川北路底拉摩斯公寓。原来是去见鲁迅先生。这是两位文化巨人的第一次见面。这一年鲁迅52岁,瞿秋白33岁。多年后许广平记下了这次见面:我是听瞿秋白上过课的。他一身西装,风度翩翩,口若悬河……但现在完全变了样子,剃着光头,圆面孔,沉着稳重,完全变了模样。两人一见如故,一个一个话题,滔滔不绝,无话不谈。为了庆祝两人的见面,午饭中还破例地喝了点黄酒。饭后都没休息,又泡了壶热茶,兴致勃勃地接着谈,一直到夜幕催人才告别。

1932年9月1日,鲁迅和瞿秋白第二次见面,那是在紫霞路68号谢旦如家里,鲁迅先生在日记

里记下了这次会面:“午

前同广平携海婴访问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何即秋白,当时许多朋友都称秋白为何苦。钱锦云回忆,这也是冯雪峰带路的,先生还给孩子带来了玩具。当时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几乎都没什么知心朋友,但鲁迅书赠了这么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何等的感情。

鲁迅先生来过以后,谢旦如更知道这位林先生的尊贵。他原本好客,但现在深居简出,基本上不再邀请朋友上门。一旦来了客人,只在第一进的客厅里待客,不让朋友再进书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日寇扬言要轰炸南市华界。谢旦如特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租了两套公寓房子,将瞿秋白夫妇和自己一家一道搬去,一直到5月中旬签订了条约,警报解除才搬回家来。

1932年12月11日,当时中央已经准备调瞿秋白赴中央苏区任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为了让他有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待命,中央特派陈云同志亲自到紫霞路68号接瞿秋白去新的居所。从1931年5月25日至1932年12月11日,整整一年七个月的日子,瞿秋白是在紫霞路68号度过的。这儿值得立个碑,以纪念党史上这一段难忘的岁月,体现我们党,我们人民,对一个普通人谢旦如的侠义肝胆,一个普通市民的担当的致敬。

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中,有牛郎织女“七夕”会的传说,据称,大约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文字上《淮南子》记载有:“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牛郎织女“七夕”会的传说,经民间的不断丰富,有了很完整的故事,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小说家、戏剧家冯梦龙将其编入了《情史》。

对牛郎织女每年仅“七夕”方能一见,历代诗人吟诵不绝。《古诗十九首》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李商隐《辛未七夕》“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皆久传之佳句。秦观《鹊桥仙》“两情若



的。浸在天河里的星群,愣是被冲得一窝一窝的。

“天河南北,小孩儿不跟娘睡。”不跟娘睡的孩子,铺的是整块的地,盖的是整块的天,浑然一体的夜空如同一个印着云彩和星星的撒花儿帐幕,在四外的田野上悬成个圆圆囡囡的大圆圈儿,山丘、岗坡,直竖竖长在地上的大树、房舍、庄稼,还有鸡鸭牛羊和

睡着人的床铺,一齐被它罩在蓝幽幽的身影之下,空洞闲散,清澈无涯。大星星亮闪闪地与人对望,挤成疙瘩的小星星不住地眨着眼睛和人捉迷藏。北斗星正当空,那挑着一双儿女的牛郎星,孤零零站天河对岸的织女星,织女撸过河来的四颗织布梭子星……从北到南拱起在星空里的天河看上去很浅,和地上的河差不多,白白的河水也发岔儿,中间还有沙洲呢。奇怪的是,牛郎为什么不蹚河过去呢?有时候大人为了试试小

快四年没出版过新书了。在工作之余,我依旧坚持写作,为主流报刊、新媒体头部平台写专栏,有一搭没一搭更新一下自己的公众号……文字是我的生存方式之一,尽管相处密度若即若离。但在我能表达情感与意图的方式里,文字的神秘加成作用最为明显。文字里藏着一个天堂。

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关于城市文化气质类的文字,还有成人之恋的。不少读者也习惯于用我的文字抵挡寂寞与虚无的考验。人到中年,我的内心已经很少再发生海啸,不过那些曲折幽微、缠绵悱恻和荡气回肠的东西仍能引发我很大的兴致。

我的老师说我是个有好奇心的人,这个特质到老都不会变。成人世界如果还有一座城市,无论能让己用想象维持对她的感觉,还是能用她维持自己想象的能力,都还是可贵的。我想自己与上海的关系,其弦歌雅意一直会涌动着难以名状的潜流。

《我在上海等着你》是一本关于上海市文化与海派情感的书。不是一朝写成,是近九年行走、思考和体验结果的选择性集中表达。本书以行走、寻味、风华

为线索,链接了魔都的人文、历史、两性、羁旅、生态、心态与世相。有对视、交汇、碰撞的瞬间,也有恪守、沉淀、融合的规则。这些种种,竟也构成了魔都大致的掌纹和褶皱。我只是以魔都红尘中人的视角,从社会生态、艺术文化、两性情感、人际规则等诸方面记述大都市熟男熟女趣怪、温度、肌理、光泽与挥之不去的寂寥,以及形成这些背后的逻辑自洽。

“传奇”这顶帽子很重,上海却扛得起,这座城市有着浑然天成的整体优雅,有着来自根部的生命力和聚合力,且极具吸收力和同化力,既纷纭又规范,吸引了无数有着细腻追求的人。新旧空间在此互动,横街巷巷也有见惯世面的眼锋急智,盖因自开埠以来她就享有城市发

崔涂的《七夕》诗

陈大新

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能从相思之苦,相见之难中跳出,颇有新意,为人称许。然而,更早从有情人相见难的咏叹里跳出来的,是唐代诗人崔涂。他的《七夕》诗云:“年年七夕渡瑶轩,谁道秋期有泪痕。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瑶轩:指仙车。诗人让织女坐着仙车,缓缓渡过鹊桥,去见她的牛郎。“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古有“天上一日,人间一年”之说。如此,牛郎织女便是每天黄昏相约一次了。地上的人们空自多愁,又岂知天上之事,世间多少人家求此而不得呢。故诗人

孩儿的眼力,就指着南天边儿让他寻找主早涝的瓶儿星。那是勉强可以分辨的一大一小两颗摺在一起的星星,如果大星在上,就是大瓶灌小瓶,预示着要下暴雨,得准备逃水荒;要是小瓶在上,就注定天要吊起来,十天半月都可能不下雨。

“天上有个星星,扛了一筐儿干饼。上哪儿去哩?瞧二妮她老公公。二妮她老公公咋了?草帽儿烧个窟窿。就那搁住瞧瞧?大小不是个灾星。”

听着听着,就感觉着身下的地在忽悠忽悠转。它转得可真慢啊,都大半夜了,北斗星只不过把勺子把儿调换个

个儿,还在老地方没挪窝儿呢……

夏日闲情 责编:沈琦华

展的天时地利人和。也因此上海是复杂的,3D的,演进的,承载某些秘密且不容易被定义的。也因此她让烟火日常拥有了价值,让现实变得值得去生活。想要收获关于上海的独家滋味与感受,必须经过沉浸式的忍耐、体验和等待,以及灵性和诚意的点染。

不过进入上海是有物理与精神门槛的,只有打通她的任督二脉,才能掌握其掌纹与脉息。

十里洋场,浪奔浪流,上海是个大码头,苏州河汇入黄浦江最终奔流入海在地理与文化上的双重意象,使得唯有上海才能被称为“滩”。海派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这绝非中西文化简单粗放的结合,而是中国江南文化的灵动纤秀与西方欧陆文化的高雅精致的一拍即合,是东西方文化中最精美的两大分支文化的精准卡位。将这样的强势文化聚焦在个体身上,必然产生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压力,却也能渐渐打磨出属于各自圆满浩瀚的价值体系。

本书还有少部分写到成年人的情感。人到中年,越发觉得爱情并非爱情本身,而是一条没有设定终点的路。在投入与出离中,寄寓、消融、审视,成就一段不可取代的试炼、个体化的黄金把握和一个更完整的自我,成就一种远见超越未见,寻找让生命极度舒展的超越。

对于这些文字的梳理我不免匆忙,未尽之处也只能以好友徐正谦先生的金句“对于好的破坏,无过于求‘更好’的一闪念”来聊以自慰。感谢黄晓彦先生和整个编辑团队的倾力打造。

从出版成书的节奏上说,我不算高产作家,只希望我的作品能使读者置身疏密有致的磁场里,体会流淌的旖旎、缱绻、澎湃与遗憾,读之能有行云流水、丝滑润泽的感受;而那些止于唇齿、掩于岁月的情感,最好也能诱发亲爱的你们深刻走心的记忆和情愫,在某一时刻,我们能达到同频。那种宁静安忍又排山倒海的感觉,是滚滚红尘中的吉光片羽。

云:“谁道秋期有泪痕”。崔涂《七夕》并非故作反语,而是有真实感受而发。牛郎织女即使被天帝惩罚,也能“年年七夕渡瑶轩”,而自己则常年在外漂泊不定,或数载不与家人团聚,如此,则女何恨。崔涂有《春夕》云:“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胡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鬓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没有银河之隔,要归便也归得,然而诗人面临的处境却难与言。在《蜀城春望》一诗中,诗人吟道:“天涯憔悴身,一肩一沾巾。在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如此天涯孤旅的生活,竟使他羡慕起虽然“盈盈一水间”,却还能“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牛郎织女来。但当他诵出“谁道秋期有泪痕”之时,恐怕自己的眼角正挂着凄凉的泪痕。

崔涂,字礼山,约生于850年,卒年已不详,两《唐书》无传。明代胡震亨《唐音戊签》称他为江南人,傅璇琮考为浙江桐庐人。崔涂《和进士张曙闻雁见寄》中有句:“试问富春江畔过,故园犹合有池台。”又《与友人同怀江南别业》云:“旧业临秋水,何人在钓矶。”所称池台、钓矶即为严光钓台。唐僖宗于中和元年(881)七月避黄巢至蜀,崔涂也入蜀来赴举,据其《巫山旅别》称:“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可知他在蜀地滞留了至少三年以上。僖宗于中和五年正月返京,崔涂因在蜀期间未能登第,也离开了。至光启四年(888)方才进士及第,时已届中年。崔涂与当时的诗人张曙、方干等交好,每有唱和,颇有诗名。崔涂中进士后似一直未获官职,从他的诗作中找不到入仕之迹。或因为时运不济,战乱连年,竟终身碌碌于江湖羁旅之中了,而他常念故园风景,却又欲归不归的缘故,今天也已不得而知了。